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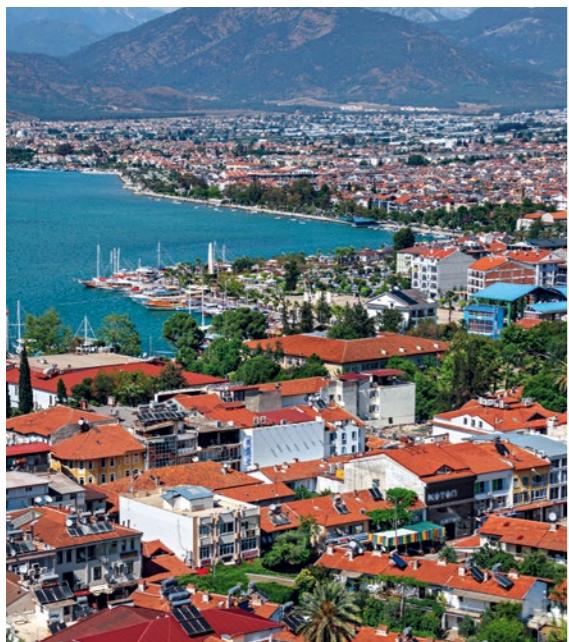
Lycian Way Scenes of History

行走在山海与历史之间

在全世界的长距离徒步路线中，很少有哪一条像利西亚之路这样，把壮美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历史结合得如此美妙。自费特希耶至安塔利亚，土耳其的泰凯半岛向地中海伸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半圆。而沿着海岸蜿蜒而行的这条圆弧，便是全长超过 500 公里的利西亚之路。

编辑 陈诗阳 • 文 张侃 • 图 张侃、视觉中国（除标注外）

利西亚之路的很多路段都穿行在地中海的海岸线上，其中尤以厄吕代尼兹起点附近的路段最为壮美，几乎全程都与潟湖以及海滩相伴。



船只停靠在土耳其地中海的一个隐蔽海湾。
(对页左上图起顺时针)俯瞰费特希耶的海滨城市景色;费特希耶当地多彩的果蔬市场;清晨的费特希耶,如镜面般平静的海面。



费特希耶:

在“小英格兰”邂逅利西亚悬棺

飞机划过秋日碧空,稳稳落在达拉曼机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地中海,那片湛蓝海面,让我一下就对这次沿着海岸的旅行充满期待。

在大多数中国游客眼中,费特希耶(Fethiye),这座地处利西亚之路(Lycian Way)西端的小城,只是土耳其万千目的地中平平无奇的一个。然而刚下飞机,一种比伊斯坦布尔还要国际化的气息竟扑面而来——比如,直接刷国际信用卡就可以乘坐本地公交;而在进城的路上,我也看到了各个国家的美食——英国炸鱼薯条、德国啤酒香肠,甚至是印度咖喱和中国炒菜。这番景象,在土耳其的小城里可真不多见。

民宿老板是位慈祥的阿姨,在听完她对附近吃喝玩乐详尽的介绍之后,我趁机抒发了一下自己对费特希耶国际化的感叹。

“什么,你竟然不知道,费特希耶完全是因为外国人才有今天啊!他们主要是来定居的,但也有不少旅游的。嗯,大多数是英国人。”她随手递来民宿的菜单。果然,在那张只提供几种选择的简陋白纸上,炸鱼薯条赫然在列,

与三明治和意大利面并列。我哑然失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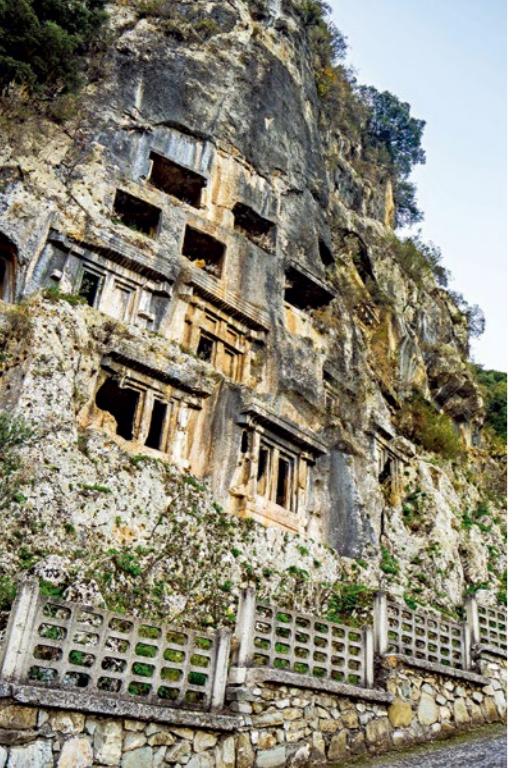
听她描述,20年前的费特希耶还只是座小渔村——“我们盖这座房子的时候,连买根钉子都得我老公开车去别的城市,你能信?”正是仿佛一夜间涌入的外国游客和定居者,让这里变成了现在车水马龙、各国餐馆林立的繁华都会。

如今费特希耶的区区16万人口中,有超过5%是外国定居者(其中超过80%是英国人)。这意味着在费特希耶的繁华街区随意一瞥,目之所及的范围内几乎就有不止一个英国人。

约翰就是其中一位。我在海边码头拍照时,他热情地招呼我去他的帆船上喝杯茶。就这样,我在费特希耶轻而易举就结识到了第一个英国人。严格来说,约翰虽生在爱尔兰,但他介绍说自己来自英国,在伦敦有超过30年的生活经历,这让他从气质到口音都跟土生土长的伦敦人没有任何区别。

“我是个疯狂的航海爱好者。以前,每年假期我都会开着船满欧洲转悠。现在我老了,也终于退休了。也许,

右上图:KVITKA FABIAN SHUTTERSTOCK
对页图:CANBALCI OGLU SHUTTERSTOCK



从阿敏塔斯之墓俯瞰费特希耶城与远处的群山。
(对页图由左至右) 利西亚悬棺墓鳞次栉比排布
在山崖间; 公元前 4 世纪的利西亚石棺完好屹立
在费特希耶的马路旁。



时候在费特希耶买栋房子，安享晚年了。等我妻子明年也退休了，我们就搬过来生活。”

“为什么选费特希耶？”我趁机问出了那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

“阳光，海滩，永远温暖的天气，太多了……很遗憾，英国没有这些，爱尔兰也没有。哦，感谢上帝，费特希耶可都有。”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着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而且对我来说，这里还有一大群英国朋友和炸鱼薯条。对了，你知道土耳其人把这里叫‘小英格兰’吗？”

最后这句玩笑话，把我俩都逗乐了。因为英国移民众多，这座与英国无论气质还是气候都截然不同的土耳其城市，竟成了土耳其人口中的“小英格兰”。

“所以，在这里买套房子大概多少钱？”我随口问道。心想既然英国人蜂拥而至，那应该不会太便宜吧。

约翰随即翻出照片给我看：“这是我看中的一套，大概 20 万英镑。”“20 万？”我惊讶地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以确认没有听错。这一套位于费特希耶郊区，坐拥海岸全景，且配置了私家花园和游泳池的两层别墅，竟只要人民币 180 万左右。

“好吧，现在你知道我选择费特希耶的真正原因了？”他哈哈大笑起来，“总之，他们美国人拥有佛罗里达，我们可拥有费特希耶。”

“你呢，来费特希耶打算做什么？”约翰反问道。

“我打算沿着利西亚之路，逐个寻访这里的古迹。它们神秘的历史，对我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这的确是我来费特希耶的真实原因。比起千篇一律的阳光与沙滩，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永远更令我心潮澎湃。

“利西亚(又称吕基亚)”之名，源自曾在此地绵延长达 2000 年的利西亚文明。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传世名著《历史》中记载，利西亚

人的祖先是希腊神话中腓尼基公主欧罗巴与宙斯的儿子萨尔佩冬，他政争失败后从克里特岛渡海逃到此，落地生根。然而现实却似乎并不如此凄美：很多证据都显示，利西亚人的起源与古希腊人几乎没有关系。尽管利西亚的文字借鉴了希腊字母，但它背后的神秘语言至今未被完全破译。

费特希耶正处利西亚文明的西端，现代的城市布局与古城泰尔梅索斯(Telmessos)如今几乎完全重叠。面朝大海的高档住宅区旁，就是超过 2000 年历史的圆形露天剧场。而更容易见到的则是利西亚人留下的悬棺，它们几乎随机地散落在各个角落，比如路边、楼旁，甚至是路口中心的环岛。

用悬棺安葬死者是利西亚人最著名的风俗。据推测，利西亚人认为死后灵魂会升到天堂，因此不惜重金将陵墓修在更接近天堂的高处。其中较平民化的安葬方式，是将石棺置于高出地面的基座之上，因此泰凯半岛(Teke Peninsula, 古利西亚文明所在地)各处都常看到这种墓葬。而那些位高权重的利西亚人，则会选择花重金将悬棺墓凿于巉岩绝壁之上。

第二天一早，趁着晨曦初露，烈日和观光客都还尚未苏醒，我独自爬上城外一座小山丘，那里坐落着附近最著名的几座利西亚悬棺，但建筑样式却能明显看出深受希腊和波斯风格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根据其上的铭文显示——于公元前 350 年建立，主人是“赫玛古斯(Hermaphias)的儿子阿敏塔斯(Amyntas)”。而其他很多墓主人的身份至今无人知晓，只剩下山崖上巍峨的希腊式三角楣和繁复的柱式，仍在炫耀着主人曾经的辉煌。

墓葬里的石棺和陪葬品早已不知所踪，而仅存的几座雕像也多因长年渗水而损毁。我只有默默祈盼墓主人的灵魂，在这之前已经升入天堂。

卡亚寇伊如今已成为“鬼城”，徒留一片废墟。



卡亚寇伊：

沉寂百年的希腊“鬼城”

英国作家路易·德·伯尼耶斯(Louis de Bernières)在他的小说《无翼之鸟》(Birds Without Wings)中，描绘了地中海畔一座名为Eskibahçe的村庄，那里的希腊少女菲洛泰和她的土耳其情人易卜拉欣，在“一战”爆发之际，被不知不觉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虽然凄美的故事纯属虚构，但Eskibahçe却有真实的原型，那就是费特希耶城外的村庄卡亚寇伊(Kayaköy)。

小巴车把我放在通向卡亚寇伊的路口。穿过路旁的树丛，我的面前是一片有如超现实电影般巨大废墟群。很难想象，这里距离如梦似幻的费特希耶竟只有半小时车程。几百幢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之间，乍看之下似乎与一座普通村庄别无二致。细看之下，才会发现它们全都没有了门窗与房顶。浙江嵊山岛废弃渔村的屋宇被藤蔓爬满只用了20多年，然而在地中海独有的干热气候之下，卡亚寇伊虽历经百年岁月，却几乎仍保留着最初的样子。

这座村庄的群居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作为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沿岸最主要的定居点之一，这里在鼎盛时人口曾多达上万。然而19世纪末，随着统治此地的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败，被压制了几百年的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这两个曾世代生活在一起的民族，最终成了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一战”结束后，两国以一纸简单粗暴的协议终结了这场纷争：生活在亚洲大陆的希腊人集体迁往希腊半岛和周边岛屿；而希腊半岛和周边岛屿上的土耳其人，则集体迁往亚洲大陆——这场史无前例的人口大交换，最终造就了今日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版图。

在曾经的村庄中心，希腊人留下的东正教堂仍几乎完好地屹立，跟四周破败的房屋废墟形成鲜明对比。走入其中，尽管墙壁已是一片乌黑斑驳，但木质的圣像屏风乃至黑白相间的地砖痕迹竟都穿越百年时光留存至今。除了独特的干燥气候，这还得“感谢”土耳其人曾将它改为清真寺使用——卡亚寇伊曾是座两族混居的村庄：希腊

(本跨页本图起顺时针)一只山羊停留在卡亚寇伊的废墟前;卡亚寇伊“鬼城”中的残垣断壁;透过古老的石头门道观赏卡亚寇伊“鬼城”;卡亚寇伊的下教堂遗址。



人住山上，土耳其人住山下，几百年间一直和平共处。据说希腊人被要求迁走的时候，同村的土耳其人还曾为他们请愿，希望他们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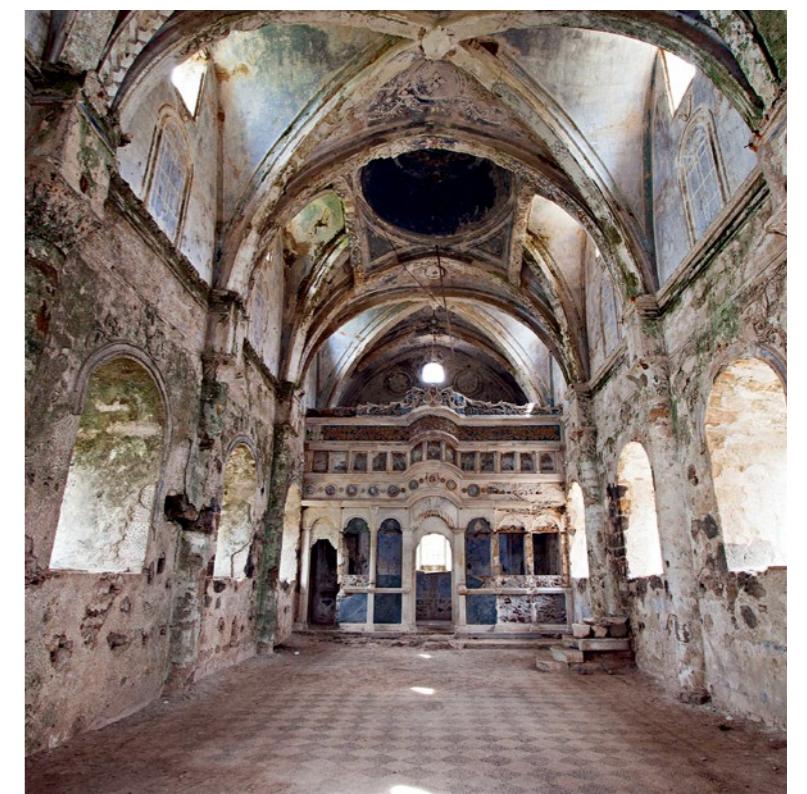
希腊人走后，交换而来的土耳其人不愿住在如此崎岖的山间，而坊间流传的“希腊鬼魂”传说，让村子原本的土耳其居民也渐渐迁走。就这样，曾经热闹非凡的卡亚寇伊，真的变成了一座“鬼城”。我走到可以俯瞰整座村庄的高处，发现竟可以明显区分出曾经村子的两部分——在先荒废的希腊区里，大多房屋只剩残垣断壁；而在后荒废的土耳其区里，有些房子甚至还有门窗残留。

如今，尽管卡亚寇伊的绝大部分仍处于彻底的荒废状态，但土耳其政府已开始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打算把这里改造成“吃喝玩乐一条龙”的乡村旅游度假村。只是，无论怎样开发，这里都不再会是当年的那个卡亚寇伊了，毕竟曾经的居民和他们的故事早已不再。

在因人口交换而背井离乡的土耳其希腊人中，来自卡亚寇伊和费特希耶的居民，在雅典附近的海边建立了他们的新家——新马克里 (NeaMakri，费特希耶的希腊名为 Makri)，从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他们浓烈的思乡之情。我没去过这里，但从照片看，那里竟有着跟费特希耶一模一样的湛蓝海岸。

我开始循着村后的山路去往利西亚之路的正式起点。“希腊鬼城”卡亚寇伊已与我渐行渐远，然而那种超现实的震撼却在我脑海中久久萦绕，心里一直在默念着《无翼之鸟》中的那句话：“人是没有翅膀的鸟，鸟是没有悲伤的人。”

本页右下图：FSYUNGETTY IMAGES





厄吕代尼兹： 追赶一场日落

厄吕代尼兹(Ölüdeniz)的土耳其语含义是“死海”。这片离卡亚寇伊不远、远如蓝宝石般澄澈的潟湖，也是利西亚之路的正式起点所在。无论外海是怎样的惊涛骇浪，厄吕代尼兹却可以永远如世外桃源般风平浪静，由此得名“死海”。乳白色的鹅卵石沙滩，映衬着一座生机勃勃的海滨度假小镇。除了常见的餐饮住宿业，你还可以从附近的高山巴巴达(Babadağ)乘滑翔伞一跃而下，从空中把壮美的山海之色看个够。

而我来厄吕代尼兹，很大程度是因为网上一张令我沉醉许久的日落照片。照片的拍摄地点似乎是在镇子旁的山腰，也就是利西亚之路的徒步线上。然而当我来到山下，眼前却只有一面被茂密丛林覆盖的陡峭山壁。根据地图，上山得从远离镇子的一侧绕行。手机里的地图等高线显示着“300”。“是300米吗？”我抬头望去，似乎到半山腰的距离怎么也不像有300米。“应该是300英尺吧，也就是不到100米。”我看了眼手表，心想去绕正经的路线一定赶不上日落，那就从这里硬爬上去吧！

在树丛中找了个缺口向上爬去，开始的几十米还相

对容易，可丛林变得愈发茂密，连微小的间隙都布满了倒刺与荆棘，令人无处迈步。我左右寻找，终于找到一条被山洪冲积出的碎石小路可以勉强爬行。天色渐暗，我感觉早已攀爬了不止100米，但头顶的距离似乎一点都没减少——唉，我真傻，土耳其的地图怎会用英尺标注高度？

如果这时放弃，不仅一定会错过心心念念的日落，而且下山显然会更加困难。“继续爬吧！”心中的声音在回响着。终于，在夕阳就要沉入地平线时，早已筋疲力尽的我爬到了一处开阔的平台。什么都顾不得，我急忙掏出相机，抓拍下这海上日落最灿烂的一刻。等拍完照，我才终于有时间坐下来，伸直双腿休息，轻松地欣赏落日的余晖。这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早已挂满了树枝与荆棘。

从这里，沿着利西亚之路徒步线走上20分钟就可以回到公路。然而就在这时，一辆路过的小车竟在我身边停下，司机探出头，问我是否需要搭车。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路上，我曾经免费搭过很多车，但主动停下来让我搭的，这还是第一次。



滑翔伞是厄吕代尼兹的人气运动，在空中能将美景尽收眼底。
(对页图)厄吕代尼兹的海岸与船舶。



帕塔拉：

世界第一个议会与圣诞老人出生地

利西亚古城帕塔拉(Patara)坐落在海边，远离公路，没有公车直达，我只能在附近的耶希尔柯伊(Yeşilköy)镇上包车。车站揽客的一众司机里，阿里的英语讲得最好，这令他成功得到我的青睐。

“帕塔拉……沙滩？”听说我要去帕塔拉，他想都没想，就认定目的地是那片同名沙滩，甚至还惟妙惟肖模仿出游泳和晒太阳的动作跟我确认。帕塔拉沙滩就在同名的古城旁边，全长18公里，水清沙幼，每到夏季定会挤满消闲的人群，甚至入选过“全球最美沙滩”。当弄明白我要去的是古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嗯”了一声，就这样出发了。

走到一半，他突然开了口：“呃，不是冒犯……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看那堆石头吗？”

“是的，我只是想去看看。”

村上春树曾对此类问题有一精辟回答：“想以自己的眼睛看那个地方，以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吸入那里的空气，以自己的双腿站在那个地面上，以自己的手触摸那里的东西。”对我来说，去帕塔拉古城的理由莫不如此。

利西亚文明的影响力在公元前168年达到鼎盛，23座城邦联合组成了“利西亚联盟”(Lycian League)。他们建立了全世界已知的第一个采用“比例代表制”的议会，集会地点就在如今帕塔拉古城中的半圆形议事厅。这种与现今很多国家议会类似的架构并非只是一个巧合——18世纪美国《宪法》起草者留下的联邦文献中，

明确提及曾受到“利西亚议会”的启发。与此同时，帕塔拉还身兼利西亚最主要港口之责，在环绕地中海的庞大海洋文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全世界现存最早的一座灯塔遗迹至今屹立城外。

车子在一座形似巴黎凯旋门的建筑前停下，这是帕塔拉曾经的城门——莫德斯托斯凯旋门(Arch of Modestus)。这座城门长19米、高10米、宽2.5米，巨大的体量与粗犷的线条都显示了明确的古罗马特征。据考证，城门始建于公元1世纪，突出的台座上曾安放有时任罗马皇帝图拉真和妻子的雕像。然而那时的利西亚尽管在古罗马统治下，却仍旧是一座属于利西亚人的城市，市民骄傲地把自己的名称刻在了城门顶部——“利西亚的大都市是由帕塔拉人民建造的”。

这还是全世界目前仅存的一座引水城门——临近山区的新鲜水源，自高架的输水管道靠重力一路引向城门，最终从城门顶部正中开口以巨大的气势倾泻而下，注入前方的水池中。我走到那座至今仍完好保留六边形水池边，发现这里距城门足有近10米远。那条曾经喷涌而下的“水龙”，该有着多么壮观的气势。

源源不断的“自来水”不仅滋养了帕塔拉全城的居民，也让旁边那座庞大的古罗马浴场得以运转。浴场中心的冷水浴池依然完好，似乎只要重新灌满就可继续使用。而一旁温水浴室地下的蒸汽加热通道同样清晰可见。我完全能够想象，曾有多少远航归来的水手，在这座海港浴场里享受久违的放松。

步入城市，宛若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宽达12.6米的石板柱廊街道自浴场门前延伸开去，这里曾是城市的主干道，也是往来港口货物的必经之路。道路两侧曾经商铺林立，然而如今，我只能凭借为数不多的复原房屋遗迹与柱廊顶部残存的古希腊爱奥尼柱追忆往昔的繁荣。

作为泛希腊文明的一部分，利西亚也曾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古希腊人曾认为气候温暖的帕塔拉是太阳神阿波罗过冬的地方。帕塔拉阿波罗神殿里的神谕，据说其神圣程度可与古希腊人的“世界中心”德尔斐媲美。尽管考古学家从未找到这座神殿，但城外山坡上挖出的巨型阿波罗半身塑像，使人确信神殿一定曾在此屹立过。

柱廊街道的尽头，便是曾经的城市中心：大剧场。墙上的铭文记载着剧院本身起源于希腊化时代，后于公元1世纪初重建，其表演空间则建于公元147年。可容纳多达5000名观众的看台巧妙地依山势修建，展示着古希

莫德斯托斯凯旋门矗立依旧，继续守护着帕塔拉古城。

(对页图)阳光洒在帕塔拉古城中可容纳5000名观众的大剧场。



腊以及利西亚人的特有习惯；而那些部分残存的、用于隔开观众席与舞台的墙壁，则暗示着勇猛的古罗马角斗士曾在此与野兽激战。

比起服务平民的剧场，不远处仅供城邦代表使用的议事厅规模要小得多，然而也精致得多：显然是精心打磨过的大理石座位，历经 2000 年岁月，依旧光可鉴人，放在当年定是最尊贵的座席。23 座城邦的代表，都有各自的利益，每至会议举行时，可以想象会场里唇枪舌剑的激烈场景。然而现在，作为土耳其无数古遗址中并不太出名的一座，这里除我之外竟空无一人。坐在空荡寂寥的会场中，我甚至能听见远处海边的海鸥鸣叫。

公元前 42 年，利西亚人因在罗马内战中支持恺撒，拒绝向刺杀恺撒的布鲁图（Brutus）纳贡，而遭到后者毫不留情的大军围攻，据说很多拒绝投降的利西亚人选择了集体自杀。自此，持续了 100 余年的利西亚联盟正式宣告终结，而利西亚作为地中海的一支独特文明也走上了漫长的衰败之路。

但帕塔拉城仍继续作为地中海上的重要港口而存在了不短的时间。城外那座建于公元 60 年、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灯塔，其大理石基座仍然保存完好。然而，灯塔前本应潮汐汹涌的海湾，却随着帕塔拉港的自然淤塞而只

剩一洼浅浅的水塘，成了“沧海桑田”最真实的写照。站在如今灯塔的位置，必须踮起脚尖，透过茂密的灌木丛和蚊虫滋生的泥沼，才能依稀望见早已远在几百米外的海岸线。

至于利西亚人曾经的希腊罗马多神信仰，则自 2 世纪起就逐渐被东来的基督教取代。公元 270 年，一名叫尼古拉的婴儿出生在帕塔拉。日后他有一个更为世人熟知的代名词——圣诞老人。

也许世界上很多小朋友都期待过圣诞老人的到来，但在他的原型——尼古拉的出生地，几乎全民笃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却似乎并不如此。在 20 世纪初那场人口交换后，基督教在此千年来的影响力一夜间消亡。离帕塔拉不算远的代姆雷（Demre，古称 Myra）是尼古拉度过人生大多数时光的地方。那里有座教堂遗址就叫圣·尼古拉教堂（St. Nicholas Church），现在作为圣诞老人博物馆开放，也是这附近唯一纪念他的地方。只可惜石棺里的遗骸，早已在 1087 年被意大利商人窃走。

在帕塔拉的官方介绍牌里，我竟找不到任何与圣·尼古拉相关的内容。问同行的阿里，他比我还惊讶：“什么？圣诞老人，你是说那个穿红衣服的大胡子，他出生在

这里？”我只得跑去售票亭问门卫：“你知道圣·尼古拉吗？”对方也茫然地摇头。“那圣诞老人呢？”他终于听懂了，点点头：“是的是的，圣诞老人，出生在这儿。”可再问更多，他就全然不知了，我只得悻悻离去。

就在这时，旁边格拉米什村（Gelemiş）的清真寺刚好响起召唤穆斯林礼拜的悠扬宣礼声。我一回头，不出所料就看到刚才的门卫大叔正从墙角抽出他的礼拜毯，对准麦加的方向恭敬地磕头。

我开玩笑问阿里，“你怎么不拜？”他一脸鄙夷：“我没这个习惯，也就那些老家伙还这样吧。”说着，竟从车门置物格里拿出一只喝光的啤酒罐给我看（此刻坐在车上的我只能祈盼，那不是他刚喝的）。地中海沿岸的确是如今土耳其最开放的地区之一，在内陆地区还有很多人坚持每日五次礼拜的同时，这里的很多年轻人却已经把泡酒吧当成了新的时尚。

“所以……你喜欢这里吗？”阿里问我。

“当然。难道你不喜欢吗？这都是你们祖先留下的遗产啊，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不。这是希腊人、罗马人，还有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利西亚人的地方。但我们土耳其人打败了他们。”阿里的确一脸骄傲的神情，但并不是为了灿烂的利西亚文明，而是“土耳其人打败了他们”。

对他这番答，我倒并不惊讶。当年正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铁蹄，彻底终结了利西亚文明在地中海几千年的传承。在那之前，势单力薄的利西亚人在几千年里曾先后被迫向波斯人、雅典人、亚历山大大帝、埃及托勒密王朝、罗德岛人、古罗马人和拜占庭人俯首称臣，在巨头的夹缝中延续着自己的文化。

然而，尽管利西亚文明消亡了，但利西亚人的血统却并没有消失。阿里，这位拥有小麦色皮肤、鹰钩鼻和深邃眼眸的男人，明显更接近地中海人而不是突厥人后代的土耳其人——没准他正是利西亚人的后裔。

也许，即使国家早已改朝换代，人民的信仰也不复以往，但文明仍旧在用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延续着。



除了帕塔拉古城中的灯塔，利西亚之路上还有另一个人气景点——格里多尼亞灯塔（Gelidonya Lighthouse）。

卡什：

地中海的“眉毛”

在费特希耶与安塔利亚(Antalya)之间，小城卡什(Kaş)一向是备受青睐之地。若把整座泰凯半岛的海岸线比作一条项链，那卡什就是其中最闪耀夺目的吊坠。

到达卡什时，正是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这座步行就足以逛遍的海滨小镇上，不仅有蔚蓝的地中海风光(和旺季时拥挤的游客人潮)，还有轻易就能邂逅的利西亚悬棺和若干千年古迹。然而只要出城走上十几分钟，就能来到一个宛如世外桃源的世界：湛蓝的天空下，居然是一处宝石般的清澈海湾。我踏入空无一人的鹅卵石沙滩，一时间整个世界都仿佛都变得万籁俱寂，只余海水规律拍打岸边的沙沙声。

而城外另一侧，有一座小小的希腊剧场——曾经的古希腊城市中心。半圆形舞台旁，供演员换装准备的景屋(skene)早已不复存在，却刚好给身在观众席的游客，留出了居高临下欣赏地中海的最佳角度。夕阳从远处的海面徐徐落下，天空映出绚丽的玫瑰色晚霞。在我面前，是一对坐在剧场台阶上并肩看夕阳的情侣，他们成了这一



刻相机里最好的前景。

回到海边民宿，发现我竟是这天唯一的客人。老板奥马尔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土耳其男人，他一脸坏笑，站在楼梯上朝我摇晃着手中土耳其人最爱的艾菲(Efes)牌啤酒。我自然禁不起如此诱惑，于是索性坐在他那个能俯瞰地中海的屋顶露台上。两杯酒下肚，一次愉快的聊天就此开始。

“你知道中国也有个‘卡什’吗？”我跟他介绍新疆的喀什，“‘喀什’在维吾尔语的意思是‘玉石般的地方’。我猜，土耳其语的‘卡什’也是一样的意思吧？”我十分确信，任何看过卡什海景的人，都会情不自禁联想到晶莹剔透的美玉。

“不，‘卡什’的意思是这个。”奥马尔伸手指向他的眉毛。“眉毛？”我一头雾水。他指着对面那座小岛说：“这是眼睛。”又指向不远处伸进海中的狭长半岛：“那就是眉毛。”

我打开手机地图，果不其然：卡什伸入海中的库克巴格半岛(Cükürbağ Peninsula)，形状恰似地中海的一弯眉毛，拱卫着旁边的小岛。然而那座充当“眼睛”的小岛，距岸边不过咫尺，可在地图上竟是希腊的领土。要知道，希腊本土可是在千里之外。

“其实不仅那座岛，就连卡什，当年大部分都是希腊人。”奥马尔毫不避讳这段历史。在20世纪初的那场人口交换中，土耳其虽得到了安纳托利亚的全部海岸，却没能将岸线上如珍珠般串起的岛屿一起收归已有，其中包括卡什对面的这座名叫卡斯特罗里佐(Kastellorizo)的小岛。

对这个结果，奥马尔显然心有不甘：“岛上现在还有我们留下的清真寺呢！你看它，离希腊那么远，离我们这么近，就应该也归我们嘛！”讲出这句，他竟自己先笑了起来，酒后的闲聊当然可以如此自由放肆。

其实一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土耳其和希腊的关系。就像奥马尔说的，土耳其人留下的清真寺至今屹立在希腊小岛的海岸，可这间令奥马尔引以为傲的海边民宿，装修风格却是正宗圣托里尼式的纯白。毕竟在今日地中海，“希腊风”才是吸引度假客的秘诀。

如果说2000年前这里的利西亚人经历的“希腊化”是“雕梁画柱”与希腊字母的借用，那么今天被土耳其旅游业竞相模仿的“圣托里尼风小清新”，何尝不是一种新时代的“希腊化”呢？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的关系，大概用“眉毛”和“眼睛”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没有了眉毛，眼睛就失去了原有的灵气；而没有了眼睛，眉毛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卡什城镇中色彩靓丽的房屋彰显着引以为傲的地中海风光。

(对页图) 奥马尔的民宿外山海相间的景致。

科克瓦：

神秘的“水下庞贝”

公元2世纪，一场剧烈地震造成的塌陷，让利西亚城市西美纳(Simena)整个沉入水中，也让曾是海岸一部分的科克瓦(Kekova)由此变成一座岛屿。海水将房屋与道路淹没，却意外成了遗迹躲过岁月变迁的最好保护。时至今日，水下的城市样貌依旧清晰可循，让这里得到了“水下庞贝”的美誉；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从最独特的角度俯视利西亚城市的完整样貌。

为了保护脆弱的遗迹，这里禁止一切游泳、浮潜和潜水。唯一能近距离领略遗迹的方式，就是包一艘船，选个天朗气清、风平浪静的日子，以最慢的速度从遗迹上方驶过。拉玛赞便是这门生意的经营者之一，他在爱彼迎上出租着他修葺一新的二手帆船——包下带4间卧室，最多可容8人的整条船，连同一日三餐和前往水下城市的行程，24小时的费用竟只要2500里拉(按当时的汇率，约合3000元人民币)。

出发前我还有点担心，从船上真能将水面下的遗迹看真切吗？拉玛赞一脸自信：“No problem！”等船开到遗迹上方，我才意识到之前的担心的确是多余：眼前波光粼粼、清澈见底的海水，不仅毫不遮挡视线，反倒给沉在水下的遗迹平添了几分如梦似幻的意境。

此情此景之下，作为一个浮潜爱好者，若不是有禁

令，我大概早已从船上一跃而下了。拉玛赞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等看完遗迹，他就掉转船头驶向附近的小镇卡莱克伊(Kaleköy)，这里已不属于禁令的范围之内。快要接近岸边时，他冲我做了个“去吧！”的手势，我没等船停，就已跳入碧蓝的海水中，享受起这片私人专属的“无边泳池”。

夜色渐浓，拉玛赞助手精心烹制的美味海鲜晚餐让人一扫旅途中的所有疲惫。岸边的村庄已是灯火阑珊，我惬意地躺在甲板上，任微风拂过脸颊，而头顶是一片灿烂星光。



科克瓦海湾旁的清真寺。

**安塔利亚：**
回望利西亚之路

这趟旅行结束在海港城市安塔利亚。这座城市位于利西亚之路终点的城市，也是沿线最大、最繁华的地方。

安塔利亚之名，得名于城市的建立者——公元前2世纪的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二世(Attalos II)。海边的老城透着正宗的欧式情调，却也不乏奥斯曼式的老建筑。各式餐馆、博物馆和精品酒店并肩排列在街道两侧；自古罗马时代延续至今的港口边，仿古帆船的经营者们殷勤地招徕着过往游客。比起把自己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我更喜欢站在高处的海岸上，远眺那些帆船，伴着微风，出海又归来。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代，远行的帆船们，是否也曾踏着同样的浪花出发？

转头西望，泰凯半岛的群山清晰可见。那时正是初冬，尽管地中海岸的阳光依旧温暖和煦，但远方的山顶却已覆满积雪，竟让我有种远眺雪山的错觉。那正是我一路走来的方向，路上的一切在脑海中如电影般一幕幕滑过，我默默许下心愿：一定要再回来，用脚步完整丈量一次那全长超过500公里的利西亚之路。^{LP}

 张侃 永远好奇心过剩的旅行者。在格鲁吉亚花1万多人民币买了辆旧车，开着它走过了亚、欧、非、美四大洲，目标是绕地球一圈。